

有年夏天干旱,母亲之前在山头上种的南瓜,也面临着被渴死的危险。山下本来有一口小水塘,但当时塘底已被晒出条条裂纹,连人的手掌都能塞进去。

母亲不愿放弃那些南瓜,每天早晚,她都要去浇水。浇的水,是从圩心里挑的,一趟要花上四五十分钟,汗流了一路。

有时,我也帮她去挑浇,那些水,浇到南瓜地里,一眨眼的工夫就没了,全被干燥的土地吸收了,还有就是蒸发了。但母亲仍然坚持,忙碌了整个夏季。

秋天来了,地里结出了好几个大南瓜。土地,没有让母亲做无用功。



心灵小品

相处

静水

“那人迟钝得很,就听不出人家话里的味儿,也看不见眉高眼低。”

“话轻话重他都受得了,皮实得很。”

“人把他惹了也没个脾气,人都是咋惯咋来,不给好脸就不会蹬鼻子上脸。”

我知道他们说的是谁,脾性很好的老孙。面对谁,任何时候,老孙都不急不躁不高声。我也曾和老孙说起别人对他的态度,委婉地劝他有点性子,不要让人当软柿子捏。老孙笑了,说跟明白人没必要高声,跟浑人高声也没用;跟谁处都是跟自家处,遇到不好的,不当回事儿就行了。

灯下絮语

“起跑线”没那么重要

司马牛

“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,是如今很受人们信奉和践行的一句话。

这当然来自现实求学求职激烈竞争的压力,作父母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活出模样、活出精彩!可问题是,起跑线上那毫厘间的输赢,或许对100米、200米的短跑才有意义,而人生如长跑,那最初几步是跑赢了还是跑输了,恐怕就没那么重要了。

像少年愚钝却大器晚成的科学家牛顿、爱因斯坦,像张海迪、海伦·凯勒这些因先天或后天的原因输在起跑线上的杰出人物,咱不必说了,就说大国工匠——中国商飞的胡双钱和中国中车的宁允展,在世俗的眼中,显然是输在起跑线上的人,但胡双钱创造了打磨零件100%合格的惊人纪录;宁允展成了在0.05毫米的研磨空间里实现高铁列车转向架“定位臂”研磨的第一人。他们不仅技能超群,而且提升了一个领域的技术水准,谁敢说他们的人生不成功、不出彩!

看来,起跑线上的输赢对于人生的长跑来说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重要。再说了,做父母的如果成天总在孩子耳边唠叨“不要输在起跑线上”,这样的灌输这样的家教,难免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埋下拿身旁的人当对手、当敌人的种子,将来会长出什么苗,结出什么果,不免令人担忧。

“绳之以法”的由来

阎泽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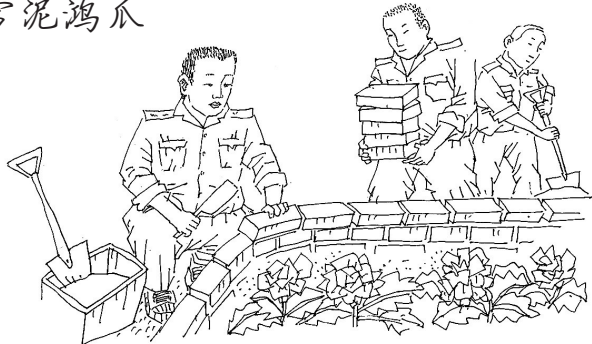
“绳之以法”或“以法绳之”,是以法律去约束、制裁犯法之人的意思。这个典故出自汉朝。汉文帝时,匈奴人常常以强悍的骑兵进犯骚扰。汉文帝对官员冯唐说:“我若有古代廉颇、李牧那样的将军就不怕匈奴了。”冯唐说:“不然,你的大将魏尚为人正直,打仗出色,那次只因为他斩获的敌人首级数目差了六个,就被你‘以法绳之’,关进监狱。你得了廉颇和李牧,还不是一个样吗?”汉文帝听了,觉得冯唐说的话很有道理,于是释放了魏尚,还奖赏了冯唐。

从此,就有了“以法绳之”或“绳之以法”的成语。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雪泥鸿爪

插图  
斌礼



一把花籽

霍无非

40年前,我退伍离开军营,携带的简便行李中,有一把花籽。

这把花籽,是部队政治处花圃中俗名“步步高”鲜花结的籽,这种花的学名叫“百日草”,菊科草本,官兵们叫它“步步高”,寓意有多好!

乍一看军人吃苦耐劳,勇猛刚毅,一副粗线条的模样,实则粗中有细。军人也讲究美,也有情趣,庭前种花,美化军营,即是一例。记不得当时谁弄来“步步高”的花籽,首长领着机关人员,在房前空地挖土整地,捡去砖石,施上底肥,播撒花籽,在花圃边用砖块埋上路牙,美观简练的两月花圃就成了。

播下的花籽也很争气,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。几场酥雨,它们悄悄拱出泥土,翠嫩的幼芽招人喜欢。接着,它们铆足劲儿往上蹿,我们宿舍的窗户正好对着花圃,感觉是一天一个样。到了花期,红、黄、橙、粉等花色五彩缤纷,单瓣、重瓣、卷叶、皱叶的花朵竞相展蕊。最亮眼的是花一层层往上开,一朵开了,下一朵开在侧枝顶端,比上一朵高,那真是名副其实的“步步高”啊,且端丽不媚,优雅不俗,惹得司令部、后勤处和一些连队的官兵过来观赏,连声夸赞。

“步步高”开在夏秋,花期较长,不必花过多时间侍弄,算得上是粗生耐活的花卉。闲暇时,我们以花作背景照相留影,或在花圃旁摆“龙门阵”,紧张单调的军旅生活得以调剂。秋后,“步步高”逐渐谢了,我们抽空拾掇好枯枝败叶,把花籽采下、收集,到了翌年春日,将花籽再播入梳理过的泥土,开花时照样姹紫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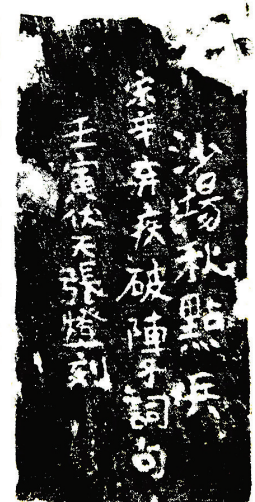
红,欣欣向荣。

我退伍那会儿,正值采收“步步高”花籽的时节,我向负责此事的一位干事要了一把花籽,小心翼翼装入行李,权作是老部队的一份纪念。花籽随我从辽南回到中原,与家人团聚,我很快在一所航空工业科研单位报到上班,早起晨跑,叠被齐整,工作不计较做“份外”之事,军人的习惯延续下来,只是那一把花籽总挂在心,寻个地方,让它们生根开花。

工作单位,一色青砖灰瓦的老平房,房够多,墙够厚,树够茂,院够大,家属院只占一个区域。那时各家房前的小空地,允许种点瓜菜,我和家人说了,改种“步步高”。土缺肥,想方设法挖来些黑乎乎的沟渠腐泥,弄得四下腥臭,邻居见状,掩鼻发笑,说还真没见过这样上肥的。整好地,播下花籽,花就长起来了。四邻也有养花的,但种“步步高”,我家独一份。我告诉邻居,种子从部队带回,这是军营之花呢!

囿于地块窄小,花开时,有些单薄稀落,不像在部队那般阵容繁盛,但我已经知足了。一个不很懂养花的人,凭着一腔热忱和对老部队的眷念,带回的花籽生长在水土气温迥异的异地,是值得宽心的事。

我们的生活也像“步步高”般发生巨变,多姿多彩。自从我家搬上新楼,花种不了,就把花籽给了同院住的老王。老王是个转业军人,也是爱花之人,对“步步高”蛮有兴致,经他妙手施理,果然侍弄得“灼灼其华”。后来,老王的儿子光荣参军,临行他给儿子装了一把花籽,带去军营,我明白他的心思。



沙场秋点兵

宋辛弃疾破阵子词句 张灯 刻

希望出版社

84

陈洪金 著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“每周唱一支革命经典歌曲”“每周一次理论学习”“每周观看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并写观后感交流”。正是因为这种艰苦朴素、斗志昂扬、积极向上的精神,华坪女高成了华坪县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每年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、青年学生、企业职工来这里接受教育。

连载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84

赵树义 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极纯净,矮矮的水草叶子细小,翠绿,像浮萍又非浮萍,色彩纯正好像刚吐出的叶芽,不含一丝杂质,一掐还能掐出水来。崖底靠碑石一端幽深,或因水草丰盈吧,竟看不出水的流动,水似乎也无方向。另一端隐藏着一道窄小的洞穴,水从石头上流过,石头上仿佛涂着一层黑油漆,流水便

呈墨绿色。很想摸摸石头上覆盖的到底是什么,手伸出去又收回,心底竟莫名恐惧,担心那油污般的东西有毒。事后回想,那东西仅是暗黑里漫长时光的沉积物,怎么会腐败呢?像水底植物腐败一样,石头上的物质也会腐败,崖岩下半部的黑色或是时光一层层的叠加,且不断地、缓慢地向上浸润、侵蚀,整块石头看上去便是块黑岩石。

第五章 羊头山下

黄砂石刀劈般立于泉水上方,上刻三个红字:积善泉。可以确认,除了刻字,这块巨石未经人工雕琢,至于它是怎么立在这里的,只有天知道。石上题字古朴,饱满,乍看若潦倒的草状,与落在石上的草屑浑然一体。笔画深刻处颜色

渐淡,渐白,又似流水冲刷出的凹槽,甚或那笔画便是水流,字迹与流水仅在演绎同一个词——流畅。字的上下左右分布着大小不一的黄色苔斑,状似斑驳,却无弥漫的气息。巨石整体埋在泥土当中,顶部的茅草斜身微微摆动,姿势宛若头戴草帽的采药者或农人。三个字的右上和左下还各刻一行小字,难以辨识。

猛然看到这样一块石碑,似觉见到故人,不由心中欢喜。低头看崖底泉水,潺潺然,粼粼然,凜凜然,竟呆了。

所谓崖岩,其实是由几块上灰下黑的巨石拼接而成,岩石上部严丝合缝,底部对接处与地面构成一道不规则的三角形缝隙。

人物

把学生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,是张桂梅创办华坪女高以后越来越坚定的理想信念。她把这个目标当成了自己和学校的发展方向,这是她经过几十年的教育探索之后,最终形成的清晰而执着的理性认识。在华坪女高,红色文化、政治信仰成为学校教育丝毫不回避、丝毫不放松、丝毫不减弱的立场和理念,与科学文化教育一起,成为学校里最醒目的流行色。在华坪女高,张桂梅和她的女孩子们骄傲地向世人宣称:“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,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。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,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!”

在华坪女高,每位

共产党员的胸前,都戴着党徽,不仅在学校里戴,走向社会,走进生活,老师们都理直气壮地把党徽戴在胸前,用党徽严格要求自己,用党徽提醒自己。每个周一的早晨,党员面向党旗,重温入党誓词;每个周末的晚上,召开支部大会,学习党章党规,总结一周的教学工作,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;学校多次组织党员和教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,让每个党员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一名党员,不忘初心,勤恳工作。在张桂梅老师的带领下学校开展了“五个一”党性常规活动、人人都是“服务员”活动。“五个一”即“全体党员一律佩戴党徽上班”“每周重温一次入党誓词”